

还珠楼主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十二集

还珠楼主 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一集 第一章

隐迹戏群凶恶犯伏诛妖徒授命

对枰凌大敌穷神妙法驼叟玄功 (1)

第十一集 第二章

地叱天鸣剑煞纵横寒敌胆

金声玉振卿云刳縵丽鸿都 (28)

第十一集 第三章

大地为洪炉沸石熔沙重开奇境

长桥横圣水虹飞电舞再建仙山 (59)

第十一集 第四章

熊血儿喜得阴雷珠

小仙童初涉人天界 (84)

第十一集 第五章

弹指悟夙因普渡金轮辉宝相

闻钟参妙谛一泓寒月证禅心 (115)

第十一集 第六章

胜会集冠裳无限清光为有仙姬延月姊

同仇消芥蒂难忘故剑还将驼叟斗痴翁 (146)

第十一集 第七章

弥祸无形采薇僧岷山施佛法

除恶务尽朱矮叟灌口显神通	(171)
第十一集 第八章	
巽语度金针大道同修功参内外	
乾焰生火宅玄关一度业判仙凡	(196)
第十一集 第九章	
灵药难求仙女儿飞驰红凤岭	
佛光解禁痴上人遁走白犀潭	(223)
第十一集 第十章	
一隻运玄功电转飙轮穿地肺	
群仙怜浩劫无形弥祸上天心	(254)
第十一集 第十一章	
直上八千寻荀兰英罡风消毒火	
飞行九万里齐霞儿阴岭拜枯仙	(289)

第十一集 第一章

隐迹戏群凶恶犯伏诛妖徒授命

对枰凌大敌穷神妙法驼叟玄功

原来仙都二女虽然在灵峒宫清修多年，童心仍自未退。并且初次出山，便到凝碧仙府这等洞天福地，所遇都天仙般的人物，端的耳目接应不暇，无一处不是新奇。加上人又美秀天真，长幼两辈主宾，无一个不喜与她亲近。二女寂寞已久，巴不得多交些同道，谁要有甚邀约，无不点头应允。自从来宾各就馆舍，李英琼、易静、申若兰、朱文、向芳淑和石氏双珠都争着约她，往各仙馆中观赏奇景。末了又同去二女与叶缤、杨瑾同住的小琼楼仙馆中，相聚谈笑，不觉多延了些时候。后来还是女神婴易静无心中提到：“人不可以貌相，癞姑那等丑陋，却有那高道法，人也极好。听说她师兄眇姑比她还丑，法力更高。只是人带阴沉，整年寒着一张脸；遇上异派妖邪，动起手来，又狠又辣，永没人见她笑过，不如癞姑随和，滑稽有趣。这些时没有见人，不知哪里去了？”

二女闻言，才想起适才金、石二人之约，单是去看芝仙也还罢了。玉清大师曾有用己相助之言，此约岂可不赴？便和众人说了。正问途径要走，叶缤见众小姊妹谈得非常亲密，也颇代二女喜欢，一时之间，交了许多同道良友，恰巧走将过来听去，便嘱二女：“听杨姑说，主人宽大为怀，对于假名作客，心存叵测的一干异派妖邪，只在暗中戒备，使其知难悔悟。在开府前后数日中，不与公然为敌。掌教真人与诸长老，法力高深，神妙无方，一切均有部署。你二人初

来作客，便蒙长幼群仙爱重，此去如遇甚事，只能适可而止，不宜任性而行。如到紧急，金、石二道友，身是主人，不便出面，你二人又难取胜时，我和杨姑必往暗助，切忌伤人，树敌尚在其次。身是客体，好些不便。适听叶道友说，有好些妖人均带有妖禽恶兽同来，意欲加害芝仙。禽兽与人不同，妖人先自失礼；况又纵出扰乱仙府。而这类怪物，大都残害生灵，作恶多端，即便代主人除去，他也无话可说。不过这等所在，既敢驱使出场，决非常物。你二人可将我小南极磁光子午线带去，但能不伤，仍是不伤的好；只将它擒住，使妖人丢一回脸，知道厉害便了。如真物主无耻，逞强出头，可将主人撇开，作为你们看见妖物猖獗，出打不平。他如不服，可去小南极，和武夷绝顶你义父那里，寻找我和你义父好了。”

二女知那磁光子午线，乃小南极磁光炼成。昔年叶姑曾用它，在千寻冰洋以下，钓过一个极厉害的妖物——九首赤鲸。妖物遇上，立即成擒。明是想自己在人前露脸，好生欢喜，兴匆匆接过，便往凝碧崖前赶去。快要到达，耳旁忽听有人说道：“老南窠现困着两只妖鸟，设有禁制，暂时不能走进。小癩尼现在崖西，你们适才分吃桂府丹榴的峰侧杉林内和一怪兽相打。一会还有五只猴子赶来，要凶得多，小癩尼和袁星两个恐办不了。你两姊妹快帮她忙去吧！这几个妖人太已可恶，我还想借此惩治他一回，使其跌倒在你们几个小人手里。那子午线，最怕纯阳真火。捉到猴子以后，可速勒死，再吊起来诱敌。客和客打，多凶，主人也是不管。莫听你叶姑的话，真要出了什错，都由我驼子和凌叫化担待，保你争得光彩，决不吃亏。”

二女早听谢山说过神驼乙休大名；又听仙府众弟子说起他许多奇迹异事，敬佩已极。知是义父好友。来时闻在仙簌顶崖上下棋，那地方相隔凝碧崖灵翠峰甚近，有他和凌真人二位老前辈暗中相

助，自是万无一失。闻言越发高兴，遥望崖上空空，并无人影，料是将身隐去。悄答：“侄女遵命！”随即改道，往灵翠峰飞去。刚刚飞起，似觉身后金霞微闪。回顾来路，适见沿途景物忽然隐去，换了一片没见过的山崖原野。猜是乙、凌二人仙法妙用，先将现场和斗处掩去，使妖人无法追踪应援，以便取那妖物性命。

正往前飞，晃眼便要到达，忽听欢呼之声。往下一看，正是来时在三十六天梯所见沙、米二童，和那小人健儿。前面不远，癩姑正和一羊首人身、肋生多目的怪物，在那里恶斗，连忙落下。沙、米、健儿三小，看见二女飞落，忙即迎上，拜见二女。见那怪物通体长只七尺，并不十分高大，头作羊形，却生就一口獠牙，口喷毒烟烈火，前爪宛如人手，拿着半截血红色的兵器。面上无目，两肋却一边生着九只金眼，凶光四射，狞恶非常。纵前跃后，时飞时降，上下追逐，宛如金丸跳掷，灵活已极；厉啸连连，宛如儿啼，而尖锐刺耳，难听已极。看神气，癩姑将它困住，已无法逃脱。不知怎的，只引逗得怪物急蹦暴跳，还未弄死。

一问经过，才知三小适随众人往观仙景，杨瑾因古神鸠性情暴烈，仙府诸仙禽又多喜事，老楠窠芝仙藏身之所，刚听说起，恐有疏失；暗将运用牟尼珠真诀，传给沙、米二小，命往传示警戒，随时监防，以免生事。若是不能服，只须口诵真诀，如法施为，神鸠围身牟尼珠便生妙用。发出佛家真火，立即将它制住。健儿因见仙府这般后辈都拿他当希罕物事，竞相提抱问讯；自惭渺小，不似沙、米二人，已能人前出面，好生愧忿，见人就躲。这时正和沙、米二人一起，知古楠窠只众仙禽仙猿在彼，便跟了去。刚到凝碧崖前，便听空中呼呼风响。三小生长荒山，能辨风识物，知是来人猛恶之鸟。仰视空中，已然飞过，只没现形。方想这里既是得道仙禽，怎风中会挟有腥气；猛瞥见前面，飞下两只虎面凶枭，还没见它落地，一片烟云闪

过，便不再见。跟着，左近树上，飞落下一只尾拖绣带，通身五采毛羽、目射金光的大鸟，和仙府仙猿袁星。一落地，袁星先用人语说道：“那边禁制已然发动，你三人且到别处玩一会再来吧！”说罢，首纵遁光，往自己来路飞去。那只身高丈许的独角仙禽，也跟着飞去。飞行甚低，都是飞到妖鸟落处附近不见。

三小初来，对谁都奉命唯谨，不敢再进。正商量回转，忽又听地底儿啼之声，晃眼由远而近，从左近地底，往崖西啼了过去。三小好奇，以为芝仙形似小儿，这声音也许是它，正好跟去，看看是什形相。跟追到灵翠峰故址左侧疏林以内，只听叭的一声，癩姑由地底飞身出来，瞥见三小赶来，哈哈大笑，身便隐去。

紧跟着原出现处突然一亮，飞起一只羊首人身的怪物。这时那只金眼恶猿，原在地底搜寻芝仙生根之地，没有寻到，刚往回飞，吃癩姑看见，暗中用计诱来。比起仙都二女见时，声势还要狞恶。手里拿着一柄银叉，叉尖上直冒血焰，满口虎牙。挫得山响，人立而行。两胁十八只凶睛闪闪，齐射金光。因在地底，吃癩姑逗发了凶野之性，一出土，便旋身四顾，急欲得人而甘。忽见三小同立，匆促之中，误把健儿认作芝仙，喜出望外。不顾搜寻敌人，忙即飞身扑去。

沙、米二小，初生之犊不怕虎，巴不得拿妖人试手。沙、米恐伤健儿，抢先一手抱起，一面和米、余正要將賊那神刀放出。猛听喝道：“且慢！”同时“吧”的一声，眼前人影一晃，癩姑倏地出现。妖猿羊脸上着了一掌，手中妖叉也被斩断，吃癩姑顺手一捞，将半截带着血焰的叉头夺去。飞向一旁，大喝：“你们不要动手！这怪物，我想它不是一天，难得遇上，我还要问它讨东西呢！”二人忙将飞刀收住，在旁观战。癩姑原因妖猿厉害，尤其那柄妖叉必污秽狠毒，得有妖人真传，已与手成了一体；手又坚逾精钢，不易斩断。一面施展佛

门降魔金刚掌；一面运用玄功将剑光隐去，出其不意，突然同时下手。因恐妖猴灵警，如若断它手臂，万一不能一下斩断，有了防备，再下手便不容易。所以上来将叉杆斩断，随手夺去，收入法宝囊中。然后一面和妖猴追逐，一面暗中施为。等已停当，才大喝道：“无知孽畜！已恶贯满盈，遇上我这识货的，已然给你撒下天罗地网，休想活命！快将脑中元珠和这十八只怪眼，自献出来，还可容你转劫，另去投生；否则形散魄消，连畜生道中都没有你了！”

妖猴先前不合骄狂，以为对方除精土遁而外，并无他长。又以乍见健儿，误认芝仙，贪功心盛，中了道儿。妖叉失去不说，那一掌更是受伤不轻，只打得头冒火星，心脉皆震，益发暴怒如雷。起初一心只报仇，咬牙切齿，怒啸连声，恨不能将敌人嚼成粉碎泄恨；一味抖擻凶威，向前猛扑。及见仇敌只是闪躲，并不还手。不时由身旁取些东西，往四外乱放；每手一扬，便有好些道粗细不同的光华，一闪不见。又听发话，方自心动生疑，癩姑已改守为攻。那身法，竟比妖猴还要灵巧敏速，端的神出鬼没，隐现无方！也没用甚飞剑法宝，只将师门独传金刚掌，向妖猴头脸打去。

妖猴连中几下，打得头晕眼花，脑髓欲裂。虽知不妙，无如赋性凶横，从未吃亏，仍是不甘就退。后来实被打急，横心拚命，竟将口中毒焰烈火喷出。癩姑知道这便是它内丹所化，意欲全得，不愿破它，只得暗用佛法防身，仍自乱打不休。妖猴明知敌人设有罗网，一则仇恨太深，又盼主人同类赶来救援，只管忍痛苦持。却不知那金刚掌不是挨过便完，初中虽然厉害，还不怎显，随后却逐渐发作。尤其像妖猴这类秉赋奇强，当时勉强能受的怪物，事后反应也愈烈。不消片刻，宛如火烧针扎，通身奇痛麻痒，百骸皆沸。正自咬牙忍受，情急暴怒，进退两难。

恰巧杀星照临，二女赶到。问明情由以后，不知妖猴受伤甚重，

已快不支，以为癩姑尚难迫使献出内丹；意欲相助，双双将子午神线飞出。癩姑没想到二女会出手，瞥见两蓬红白二色、细如游丝的精光，电雨一般飞来；方欲喝止，来势神速，已向妖猴当头罩下。同时妖猴也是疼痛难支，忽起逃去之意。它不知癩姑未出之时，早在地底设下埋伏。因见仇敌四外光华乱飞，以为地遁是它专长，敌人所说罗网即便是真，也能仗着天赋，和多年修炼之功逃走。身刚往土内一沉，子午线已自飞到。妖猴性烈如火，周身炙痛欲焚之际，猛觉神光当头罩下，上半身立似被好些铁线绑住，深勒入骨。知道难逃一死，仇敌志在得它所炼内丹元珠。愤极犯性，竟拚一死，同归于尽。猛将真气一提，自将那粒有生俱来的天黄珠自行震碎，化为一个极强烈的血焰，炸破天灵飞出，一闪即灭。自身元神，也自头顶飞起欲逃。气得癩姑喝道：“孽畜！还想逃么！”扬手一团雷火，炸成灰烟四散。随向二女笑道：“此名金眼猴，乃天生恶物。脑中有一粒天黄珠，一落地，便有人土之能。又经多年修炼，土中游行，益发如鱼在水。如能得到，完好无伤，于我大是有用。妖猴诡诈多疑，来时已在地底设有禁制；本意怕它不献，再将它迫入土内，先使失去知觉，再行设法。不料如此烈性，心机虽是白用，总算除去一害了。”边说边走过去，将死猴全身拉起，横置地上。

二女收回法宝，觉着自己误了人事，方自内愧。忽听身后吼啸之声，回头一看，袁星用两道剑光护住全身，且战且退。身后有两只火眼金睛、羽毛白雪、身量又比袁星要小一倍的长臂白猴，已各指挥着一道青白二色的剑光，凌空追来。袁星好似吃过苦头，抵挡不住，一面如飞倒退，口中乱喊：“妖猴厉害！沙、米二师弟，快来帮我一帮！”神情甚是惶惧。仙都二女方欲上前，沙、米二人已将飞刀先放出去。袁星才得退下。癩姑笑道：“你主人何等威名，你这般大惊小怪，不丢人么？”袁星闻言，羞得毛脸通红，一溜烟逃去。二女、癩

姑细看妖猿剑术，果非寻常。沙、米二人，全仗所用的乃是佛门至宝，否则早已不是对手。又见妖猿一边迎敌，一边手指二小，嘴皮乱动；知要暗算，俱都有气。癞姑首先扬手两团雷火，朝妖猿打去。妖猿见敌人还有几个没动手，也是情虚，意欲暗使妖法，先下手为强。忽见雷火飞来，识得厉害，往空便起，端的神速已极，雷火竟未打中。

癞姑和二女看出妖猿竟擅玄功，甚为惊奇。手中法宝正要发出，倏地眼前一暗，以为来了厉害对头。惟恐米、沙、健儿三小吃亏，赶忙飞身过去保护时，只听一声雕鸣，杂着妖猿惨叫之声；神鸢、神雕突然现身，朝二妖猿当空下击，各自抓到了一只。佛奴所抓的一只，首先脑裂而死。另一妖猿，被神鸢右爪抓住，正起左爪要击猿脑。妖猿竟欲反噬，一面奋力的强挣，一面招回飞剑，朝神鸢颈间飞去。神鸢直没怎理会，剑光飞到，大口一张，便灵蛇也似一口咬住，左爪依旧下落，当时了帐。佛奴随飞近前，将鸢口飞剑抓去。神鸢不似佛奴，一爪抓死，立将猿尸拉落，竟似想吃猿脑。铁喙一扬，待要啄下，忽似有甚警觉；横转双翼，抱着死猿，往凝碧崖一面飞去。跟着又一仙鹤飞来，和佛奴互叫两声，同往左侧一根兀立的怪石上面落下。不多一会，神鸢空爪飞回，朝雕猿又对叫两声。朝众人看了一眼，飞向地上，将死猿抱起，往东飞去。

仙都二女知道佛奴灵异。便戏它道：“妖猿共是五只，告诉你那同伴，再来莫都弄死，留两只给我们玩玩也好。”佛奴正点首长鸣示意，二女猛瞥见远远有青白光华一闪，心想：“这些妖猿，颇有意思，何不将身形隐去，看它闹甚把戏？”忙即行法，连人带众仙禽，一齐隐去。众人因有高林遮体，那清白华光不能看出，在凝碧崖左近绕飞了两转，方往峰前飞来。先只一只妖猿，按通光降落。看去这只功候，比先死两只稍差；毛作苍色。落地睁着一双火眼，东张西望，

满处搜寻。又用鼻四下乱嗅，一会找向佛奴掷猿尸的所在，忽似嗅出兆头不妙，面现惊疑之色。跟着由地上拾起几根残落的猿毛，拿在鼻前闻了一闻，立即暴怒。一面引亢怒啸；一面把剑光放起，护住全身，仍自张望，不住用爪搔头，竟似知道左近伏有敌人，搜查不出之兆。啸没四、五声，随有一苍一白二猿，各驾光飞来。先猿便把猿毛给二猿看，又指了指地上，互啸了几声。后来二猿也似惊急，各将剑光护身，用鼻四嗅。无如仙都二女得有谢山真传，隐形神妙；只管妖猿五官敏锐，善于闻嗅观查，近在咫尺，竟闻不出。二女、癩姑又喜看妖猿神情惶遽可笑，不肯即出。

挨了一阵，三妖猿往来搜寻，已将那一带找遍，均无发现。内中一只白猿，突然暴怒，厉啸了两声。率二苍猿，各将飞剑收起，上下四方，乱飞乱射；峰侧林枝，挨着一点，便即碎落如雨。二女知道妖猿同伴失踪，地有残毛血迹，断定当地伏得有人，意欲迫人出去。恐其乱放飞剑，损毁林木，暗骂：“无知孽畜！死在眼前，还不自知。”刚想现身出去，忽听佛奴鸣声。回望石上，佛奴和古神鸪已自离石，双双飞起，晃眼离去隐形地带，便自无迹。由此互在空中，一递一声鸣啸。二女方要为二仙禽又施故智，三猿已闻声，将飞剑放起。先是苍猿的两道剑光，朝佛奴鸣处飞去。跟着神鸪又在鸣啸。白猿也将飞剑，循声追去；一面行使妖法，放出一片妖云。待要飞身直上，那三道青白光华，到了空中，略为驰逐；忽分两起停住，电闪一般，掣了两掣，便即无踪。三妖猿甚是灵狡，因见仇敌不曾现形，有了戒心。一面恐他逃脱，循声飞剑追击；一面却另使妖法护身，没有连身追去。正指剑光施为，忽然失去，不由情急拚命，竟不暇再计安危，腾身飞起，意欲追夺回来。那知飞得快，落得也快。刚到空中，便似暗中被甚东西打了一下，纷纷怪噪，落将下来。

二女闻得头上风声，再看石上二仙禽，已自飞回，都是单爪独

立，各抓一道剑光。苍猿的剑，本是佛奴一爪抓来，落下时，爪向仙鹤一伸，仙鹤好似无此法力。同时妖猿不舍飞剑，虽然受创落下，仍自奋力回收。仙鹤稍一畏缩，差点没被遁去；剑刚离爪飞起，吃神鸬往前探身，张口擒住。这次剑主未死，二仙禽剑虽擒住，仍自灵蛇也似，颤动不休，看去还不能放松。谢琳脱口笑道：“我当你们不肯给我们玩呢？原来收剑去了。”三妖猿早就觉出兆头不妙，先为同伴踪迹不见，存亡莫卜，死去二猿，又是三猿的配偶亲属；先是关心寻仇，不肯就去。及至飞剑一失，猿长老心毒法严，对门下妖猿，不少宽假；芝仙没有寻到，同伴少了两个，不知下落，回去已不免于重责；况这五口飞剑，乃猿长老多年辛苦祭炼而成的奇珍，当初传授五妖猿时，曾有“剑在命在”之训；这与身相合，存亡相失之物，一旦失去，回去这罪孽如何受法！休说归路已为神驼乙休所断，癩姑又在四设禁制；便放它逃走，没有剑，也是不敢回去。空中打跌下来，正急得厉声啸叫，两爪向空乱招，妄想收回，抓耳挠腮，情急无奈，忽听近侧有人说话，妖猿恨毒之馀，互叫了两声，表面仍装惶急暴跳，暗中却行使妖法，猛下毒手。

二女还在想看妖猿急跳好玩，一点没有觉查。癩姑恰又离去，如非佛奴精通猿语，暗告神鸬，抢前迎御，还几乎中了暗算。三妖猿原本背向二女，故作不知，一边号跳；为首白猿猛一回身，前爪一扬，便是千万根细如游丝的银针，朝二女立处打来。其疾如电，发处又近。此宝乃猿长老采炼五金之精，加上奇毒合炼而成的飞针，只传了白猿一个。与宝相夫人白眉针，功效相差无几。除却此宝脆弱，不能与别的飞剑法宝相抗，只先有防备便可无害，是它短处外；如出不意，被它打中，一样也能循血攻心而死。二女事出仓卒，飞针又是大片飞来，难于闪躲。百忙中，刚把剑煞发出，待要抵御时，猛瞥见一道紫焰自头上射出，飞针立即不见。忙运剑气护身，回顾正是

神鹄所擒飞剑，已到了另一爪上。那道紫焰已自口中收回，妖猿飞针，已为它内丹所化。想不到妖猿如此刁毒，心中大怒，双双娇叱一声，一面收法现身，同时将子午神线飞将出去。先前隐形法未撤。

妖猿看不见对方动作，以为语声相隔这近，万无不中之理；不料飞针放出，又如石沉大海，全无动静。方自骇异，倏地眼前一花，现出大小五人，和一石笋。石上立着三个仙禽，所失飞剑，也在二仙禽爪喙之下擒住。一时情急，顿忘厉害，立即飞身纵起，意欲夺取回来。身才离地，二女子午神线，已化成一蓬红白二色的光线，当头罩下。妖猿想逃，已自无及，周身俱被勒紧，嵌入骨内，跌倒在地。二女手再一指，便同离地飞起，吊向路侧大杉树上。跟着癩姑飞来，说道：“我适往探妖猿来路，有无别的党羽同来？不料乙师伯已将妖猿主人引来，你将妖猿吊起诱敌，再妙不过。我们且回原地，等他们到来，再行出现好了。”

二女闻言大喜，忙同回到原处，隐身相候。癩姑便将死猿也提了过去。这时妖猿已被子午线神光勒得快要闭过气去。二女想妖人来寻，故意将它咽喉间略为放松，妖猿痛极，立即惨叫起来。才叫了两声，便见两个妖人张望寻来。

众人见那妖人都是道童打扮，看去年纪已是不小。一个身材高瘦，貌相凶恶；一个身子痴肥，浓眉猪眼，唇厚嘴大，貌相恶俗不堪。各都腰挂革囊，背插鞭剑之类兵器。二女见这类蠢物也配修道，不禁暗笑。二妖人正是大力仙童洪大肚和鬼焰儿常鹤。还有朱赤午、召富、阳健等，尚在后面未到。

众妖徒原随黄猛观在等妖人，装着玩景，出观妖禽怪兽动静，以备万一接应之计。正在九空岩前眺望，先见二妖禽远远飞来，忽似有什警觉，往南飞去。一会又见一只金眼猿在左近现身，似往岩前飞回，晃眼又往土内钻去。跟着又见五妖猿空中飞过，看那神气，

所去之处，竟和二妖禽走的是同一方向。众妖人初来，不知那是凝碧崖。因见各地祥云缭绕，玉楼纷起；时有个洞主人陪引仙宾，往就馆舍，仙侣游行，往来不绝，看出内中道法高深之人甚多。妖禽等所去之处，沿途更是仙馆林立，不便公然往探。等了些时，妖禽妖兽一个也未见回转，也无声迹，暗忖：“这里俱是强敌，泉、猥踪迹隐秘，外人当不致于看出。猿长老太已夸大，手下五猿，竟连身也未隐，满空乱飞，敌人自无不见之理。老怪骄横，不但不能相助，反有倒戈相向之势。此时除了对付敌人，还得防他先下手，将芝仙盗去，端的可恶已极。如若吃亏，原是快心之事。不过他那五猿，俱精剑术，功力还在泉之上；如若受挫，泉怪自然更是不行。他又这等公然放肆，又偏是走成一路。现与老猥变友为仇，既须防它捷足先登，暗算泉猥；又恐受它牵累，为敌所伤。”越想越不放心，便令常鹤等众妖徒，持本门隐形神符，前往探看，芝仙如真在彼，急速偷偷下手。妖猿如若作梗，或易侵害泉猥，便拚着和老怪反目，暗中下手，除得一个是一个。如见敌人防备周密，道法高强，速率泉猥隐形，任五猿自去犯险。如它失陷，急速回来，另打主意；如若得手，便出不意，合力强夺，不可令其得去。行事务要隐秘，知进知退。

众妖徒立即依言行事，内中洪大肚粗鲁，常鹤凶横刁狡。二人偏最交厚，和别的同门俱都不和。那知神驼乙休和凌浑公冶黄，早在对崖隐形了望，暗中主持。前行景物已变，妖人有什么动作，全都看见。五妖猿隐身法，已吃公冶黄破去，安心引它入网。只图贪功抢先，结伴南飞，到了凝碧崖侧，落下一看，东西两方已是两路。当地一片大广场，只东西疏林掩映，静悄悄的，并无人迹。暗忖：“来路仙景何等宏丽清奇！怎这里如此荒凉？适才明见泉猥飞来未归，怎会不见？”洪大肚便要回转，或往东林探看。常鹤心细机警，觉着奇怪，居然疑心敌人所设幻景，正囑洪大肚看清下手，不可造次。忽听朱

赤午等后来诸人惊讶之声，就在左近，四面却不见人。试低声唤了两声，也无回应；再听已无声息。本门隐形符，自己人怎会对面不见，只听一声，便无回应？知道光景不妙，心想：“来时曾见洞口佛光，此中大有能者，莫要人影未见，便入罗网。且先退回试试，便知就里。”便同飞回。

谁知乙、凌诸人，禁制神妙无方，休想逃退，除却自往崖东吃亏受气；便是同行的人，只一离开两丈以外，便成了两路，各不相见，不能重聚一起。二妖徒这一回，立时觉查归路已变，只见无数山石林泉，往身后倒飞过去，迥非来时景物。估量已飞行了二三百里，仍未到达，益发断定入了埋伏，只得暂且止住。妖徒修炼多年法力，本自不弱，见状并不惊慌。心想：“自身是客，只不露出偷盗形迹，便逃不出，也可诿为偶然游行，误入埋伏；至多丢人，并无大害。并还可以责备主人，为何不先告知禁地；先失礼敬，乱撞无用。且先查看出是何等禁制，再作计较。走脱出去更好；不能，率性发话询问。对方定有主持行法之人，不会置之不理。便是枭猿等，因盗肉芝，触动埋伏，也可说是异类无知，背主胡为。此来便为寻它回去，怎么都有话可说。”想到这理，率性把隐身符收起，再往前进。想起先去之处查看，这回却是快极，才一转身，便自到达。仍是先见情景，怎么细心观查，也看不出丝毫门径。

方自惊惶，忽听妖猿惨叫之声，由东方疏林内传来。二人把灵翠峰一带真景，凝成了幻景，本就想去探看；一听猿叫惨厉，料知凶多吉少，立即循声赶往。因恐禁法厉害，格外戒备。赶到一看，树上吊着三妖猿，全身却被数百根细如发丝的红色光线绑紧。都是长舌外伸，金睛怒突，神情甚惨。见了人来，白牙乱颤，哑声厉叫，意似求救。妖徒见状，正快心意。又料暗中有主持，意欲借此抛清，故意喝道：“你这孽畜，背了主人，自出惹事，死也不多。那两只虎面神

梟和金眼猿儿，才和你们初见，便被诱出，累我们找到如今。那里去了？快说出来！”可怜三妖猿，勒得头颈欲断，哪还答得上话？又知妖徒心藏奸诈，未怀好意，立即暴怒，磨牙伸舌，虎虎发威，眼里似要冒出火来。

妖徒口里喝骂，暗中查看，当地并未设有禁制，妖猿只被法宝困住，人却始终不见，越更惊奇。方想发话，猛瞥见右侧大树后有小小影子一闪，心中不免一动。忙即止住口，定睛一看，果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小人，穿着华美道装，藏身树后；满面笑容，探首向外偷看，见了二人，立向树后隐去。掩将过去一看，树后空空，已无踪影。以为世上那有这样小人？明是芝仙无疑。因有妖猿前车之鉴，先还疑是敌人，有意放出诱敌。及至走遍全林，仔细观察，毫无可疑之状，终于利令智昏。常鹤首使眼色说道：“也许梟、猿无知，误入埋伏，和这三孽畜一样，吃主人擒去。既等不到，我们归禀师父，向主人询问，要将回来，再责罚吧。”

说完，等了一会，不听应声，假作回飞。直到原处，终无动静；又疑主人事忙，这里芝仙生根之所，虽有埋伏，无人主持。一时贪心大动，也不知梟、猿为何失陷，自恃法力，妄欲一试。只能将芝仙擒到，如真冲逃不出，便就地分啖，朝尽头处，行法穿山，逃了出去。二次隐身，重返疏林。老远便见那小人竟在妖猿面前，口中念咒，手执一面小令牌连击了三下。妖猿好似负痛已极，手脚乱颤，两声惨叫过去，身子一挺一缩，便不再动。容到三人飞近，小人已笑嘻嘻，持牌跑回原来树下不见。再看妖猿，已被光线生生勒死，头颈四肢都只连着一片残皮，快要断落，死状奇惨。看神气，颇似妖猿轻敌，吃芝仙用法宝暗算擒杀，越以为先料不差。那面令牌必是一件厉害法宝，也许连那禁法都由此宝运用，恰被自己看破机密，好生欢喜。知道芝仙灵警，令牌妙用深浅难知，还是隐伺在侧，看明之后，再行下